

利瑪竇中國傳教史〈下〉

利瑪竇全集 2

劉俊餘・王玉川 合譯



利瑪竇全書序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一日到十六日，國史館，中央研究院現代史研究所，故宮博物院，輔仁大學，共同召開了國際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會，以紀念利瑪竇來華四百週年。當時，我就答覆各方的要求，出版利氏全集。

利子中文著作，最主要的為「天主實義」，「畸人十篇」，「二十五言」，「交友論」，「記法」，「西琴曲意」，其他有和徐光啟合譯的「幾何原本」，與李之藻合譯「同文算指」。

近年學生書局影印「天學初函」，又刊印「天主教東傳文獻一、二、三篇」。「天學初函」收有利子的「天主實義」、「畸人十篇」、「西琴曲意八章」、「二十五言」、「交友論」、「幾何原本」、「同文算指」。「天主教東傳文獻一編」收有利子的「記法」。因此，可以說利子的中文著作，在學生書局所印行的兩種書中，都可以找到。

外文利瑪竇著作，則有兩種很重要的書籍：一種是「利學資料」，(Fonti Ricciane)，或譯名為「利瑪竇札記」，或譯名為「利氏學案」或「利子全集」；一種是「利瑪竇信札」。

「利學資料」是一部札記，述說利子在中國傳教的事蹟，從肇慶到韶州，從韶州到北京，全書分五卷。利子在萬曆三十六年秋（一六〇八）到萬曆三十八年二月（一六一〇）間，用義大利文寫

成。利子在萬曆三十八年五月逝世，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在一六一四年帶著這部著作往羅馬，把全書從義大利文譯成拉丁文，增添一些史事，於次年（一六一五）用他自己的名字出版，後來翻譯成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一九〇九年，耶穌會著名歷史家達基宛林里（Tacchi Venturi）發現了利子的原文，在一九一一年出版問世。書名「中國論」（*Commentari della Cina*）。另一位耶穌會考據學者德禮賢（Pasquale D'Elia）於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九年間，為利子的書作詳細注釋，標出中國的地名和人名，由義大利國立的皇家學院出版，名為「利學資料」（*Fonti Ricciane*），共三冊。一九五三年，耶穌會士加萊格爾（Louis Gallagher）把全書譯成英文，大陸中華書局於一九八三年出版一種中文譯本，名「利子札記」，由英文譯本譯出。我在利瑪竇來華四百週年大會後，以「利學資料」義文本交予劉俊餘教授，請他由原文譯成中文，由李震神父加以校訂。

「利瑪竇書信」一書，由達基宛杜里所編輯，他原想繼續再搜尋利子的書札，但未能如願。德禮賢也想完成達氏遺志，又繼續自己注釋的工作，給利子的書信加以注釋，可惜他也沒有能夠實現自己的意願。我便只能以達氏所輯之本，請羅漁教授由原文譯成中文，由李震神父校訂。

兩部譯文也經校訂完畢，由光啟出版社出版。其他種的利子中文著作，也將由光啟出版社排版或影印出版，合成一套，命名「利瑪竇全集」。

十五年前，吳湘湖教授、方豪神父、和我，收集了一些關於中國天主教的初期文獻，由學生書

局出版，用意在爲中國聖教會保留史料，又爲引起中國教會人士對於教會歷史的注意。吳方兩位教授是專門研究歷史的學者，當然喜歡，而且愛惜歷史的史料；我專門研究哲學，然也喜歡歷史，因爲歷史常作我們生活的導師，由以往的經驗，我們學著做人做事。而且我們的教會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從地下迸出來的，乃是由人在天主的指示下漸漸建立起來的。教會的歷史顯示這種建教工作的歷程，使人知道來龍去脈，既能認識以往工作人的辛苦，又能明瞭建教工作的途徑，對於我們自己今天的工作，必定很有幫助。

利瑪竇爲中國天主教會的創始人，又是溝通中西學術的先知先覺，他的精神不僅引起我們的欽佩，更可以作我們傳教的導師。假使當時繼起的傳教士，秉承了他的精神和方法，中國天主教會或者已經是中國大多數人的宗教。四百年後，我們才醒悟了要回到他的軌道上去，以求福音的傳揚。我就祝望這部「利瑪竇全集」能夠得到中國全教會人士的重視，能進入每位神父的住房和修女的會院，更要能放到天主教學校的圖書館。

當我寫利瑪竇傳時，心中的感想是希望利子在天之靈，垂念中國教會是他一生汗血的遺產，不要讓共黨用挖祖墳的手段一樣都挖光（利瑪竇傳自序）；今天我心中的感想，是望利子祈求天主不要讓共黨用他們改變中國文化和歷史的方法，把中國大陸的教會改變了性質，使中國天主教會不能立足在整個天主教會以內。

民七五年五月三日羅光序於天母牧廬

目 錄

利馬竇書全序·····

羅 光·····(一)

利馬竇「中國傳教史」的手稿與版本·····

劉俊餘譯·····(四)

上冊

卷一 緒論：中國與中國人·····

劉俊餘譯·····一

第一章 寫此書之動機及進行方式·····

三

第二章 中國之名稱，和位置、面積·····

五

第三章 中國之出產·····

九

第四章 中國之工藝·····

一六

第五章 學術及考試制度·····

二一

第六章 中國之政治·····

三三

第七章 中國之禮法·····

四八

(一)

卷二

初入中國

主玉川譯

第八章	中國之習俗·····	六三
第九章	迷信及其他弊端·····	六八
第十章	宗教派別·····	八〇
第一章	聖沙威·方濟試入中國功敗垂成·····	九九
第二章	中國之行：第二次試探·····	一一〇
第三章	一五八二年三次入境居無定所·····	一一七
第四章	傳教士被邀赴肇慶建屋開教·····	一二六
第五章	開始講道·····	一三五
第六章	羅明堅返澳門。利瑪竇被控擄人，學人風範·····	一四〇
第七章	西班牙在華大使館·····	一四九
第八章	再有位神父進入中國。羅明堅浙江之旅·····	一五四
第九章	結束浙江之旅。羅明堅遊廣西·····	一五八
第十章	孟三德返澳門。羅明堅遭誣告·····	一六二
第七章	羅明堅回澳門。孟三德返肇慶再一次風波·····	一六七

卷三

十六世紀的中國：利瑪竇日記

劉俊餘譯

一九一

第二章	羅明堅羅馬籌備使館，麥安東來肇慶困難重重	一七一
第三章	埋在地下下的種籽	一七六
第四章	肇慶的最後掙扎、傳教士被逐	一八一

第一章	恢復佈道所——韶州新居	一九三
第二章	范禮安神父建立傳教所	二〇一
第三章	瞿太素	二〇四
第四章	韶州的初步經營	二一二
第五章	麥安東之死	二一六
第六章	南雄開教	二二一
第七章	夜行大盜	二二五
第八章	石方西神父之死	二三〇
第九章	利瑪竇抵南京	二三三
第十章	利瑪竇被逐出南京	二四二
十一章	南昌開教	二四八

第三章	南昌的皇族	二五四
第三章	建基南昌	二五七
第四章	韶州再遭騷擾	二六一

下冊

卷四	由南京到北京	二六五
----	--------	-----

第一章	轉赴南京	二六七
第二章	首次北上	二七二
第三章	進貢無門	二八〇
第四章	再回南京	二八七
第五章	南京講學	二九七
第六章	南京要人	三〇四
第七章	與僧論道	三一一
第八章	南京定居	三一七
第九章	南京開教	三二二

第十章	再度北上	三二八
第十一章	臨清遇難	三三四
第十二章	進京獻貢	三四三
第十三章	入四夷館	三五二
第十四章	北京交遊	三六二
第十五章	兩位至友	三六七
第十六章	妖書事件	三七二
第十七章	韶州往事	三七八
第十八章	困難重重	三九〇
第十九章	南京教務	四〇九
第二十章	北京教務	四一七

卷五 獨立發展

主玉川譯

第一章	中國在利瑪竇指導下成爲獨立傳教區	四二七
第二章	利瑪竇的中文著作	四三二
第三章	文人教友及其著作	四三九

第四章	南昌的教會·····	四四三
第五章	韶州的傳教情形·····	四四八
第六章	瞿太素終於入教·····	四五四
第七章	第一版中譯歐幾立德幾何原本·····	四五九
第八章	中國傳教區創始人范禮安之死·····	四六六
第九章	黃明沙修士的冤獄及犧牲·····	四六八
第十章	神話的叛變自生自滅——還傳教士清白·····	四七八
第十一章	契丹和中國·····	四八七
第十二章	契丹即中國·····	四九四
第十三章	鄂本篤修士死於中國·····	五〇三
第十四章	南昌教難——蘇如望神父之死·····	五一二
第十五章	迫害鞏固了南昌教友的信德·····	五二二
第十六章	中國第一個聖母會·····	五二六
第十七章	南京的教會在增長·····	五三三
第十八章	上海的郭居靜神父及徐光啓教友·····	五三九
第十九章	從韶州至澳門一段坎坷的路程·····	五四五

第三章	利瑪竇之死……………	五五二
第三章	皇帝欽賜墓園與利瑪竇……………	五五七
註譯	……………	五八六

第一章 轉赴南京

范禮安神父（A. Valignano）於一五九六年十月，辭去了印度教務巡閱使的職位，只管理中國及日本之教務。他在澳門等待赴日本的這段時間，想處理一些中國方面的問題。他已得到消息，請教宗派遣使節與中國皇帝接觸之構想，沒有多大實現之希望。而在中國的神父已經開始從別的途徑，利用他們過去得到的一些經驗，及現有的人力財力，設法接近皇帝。

范禮安看到，中國的教務若由澳門的會長指揮，有許多不方便的地方；澳門的會長不能進入中國，也不清楚中國的情形；在另一方面，在中國有機會做點什麼事時，若須與遠在澳門的會長商議，可能就錯過了時機。范禮安神父於是決定，從今以後，中國的會長該是住在中國的。當時孟三德神父（Duarte de Sande）年事已老，無力擔任此職，便派利瑪竇為會長。在中國的神父中，除孟三德外，利瑪竇是最年長的，經驗也最豐富。范禮安給了他處理中國事務的全權，命他盡可能設立別的教堂；又特別叮囑他想盡一切辦法進入北京，接近皇帝，因為神父們在中國居留未得皇帝批准之前，永遠沒有保障。故此他把所有能獻給皇帝及朝廷大臣的東西，都運到了江西；其中有來自西班牙的一幅聖母像，另一幅是救主像（按：來自羅馬），一座自動小時鐘，能

報時報刻，非常精緻，是總會長阿瓜威瓦（C. Aquaviva）贈給中國教會的；另一座鐘與此相似，是菲律賓馬尼拉的主教贈送的；總之，在澳門能收集到的東西，都運到了江西。

但是因為中國會長，無法到澳門為已成立及待成立之會院籌措經費，范禮安於是託之於澳門天主之母的修院院長，由院長代為籌措一切費用。范禮安又使日本之總務兼管中國總務，經管西班牙國王撥給的年金，及他人之捐獻；澳門有許多教友經常捐獻。

范禮安看到李瑪諾（Manoel Diaz）非常關心中國的事情，又有才幹，便派他當澳門修道院的院長；這修道院兼收中國及日本的修士。李瑪諾是葡萄牙人，以前曾在印度傳教。（譯者按：李瑪諾生於一五五九年，在一五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入耶穌會。一五八五年到印度，陞神父後，傳教四年，又當范禮安助理三年。於一五九五年七月九日在臥亞發第四願。一五九七年七月二十日隨范禮安抵澳門，於八月四日出任天主之母修院院長。其餘事蹟後詳）。

孟三德神父擔任兩個要職已有多年，受了許多辛勞，不久後在澳門安然逝世。他自小就入了耶穌會，在會中度着聖善生活。他天資聰敏，一生不斷地讀書，講道，擔任行政工作，會內會外的人，無不敬佩（譯者按：孟三德是在一五九九年十月以前逝世，一說在七月中旬。所謂兩個要職，指澳門及中國會長）。

利瑪竇神父接到了范禮安之指示後，立刻尋求接近皇帝的方法。他先想走建安王之門路；他是皇族的族長。利瑪竇以為從這方面可能有些進展，便把時鐘等物拿出，讓建安王觀看，結果發

現這是最行不通的一條路；因爲皇帝不只不用皇親負責行政工作，而且對他們疑心極重。所以走皇親路線，不但對傳教工作沒有幫助，而且非常危險，可能惹出更大的麻煩，使前功盡棄；何況建安王自己，也不願管這些事情。

正在這時，聽說皇帝派海南島的王忠銘，回到南京禮部尚書之職位。當初王忠銘回海南島，從韶州路過時，便結識了利瑪竇。故此利瑪竇通知在韶州的郭居靜神父法意，當王忠銘路過韶州時，便與他商議這些事情。因爲王忠銘曾經許下，他若復職，要請利瑪竇修改中國曆法，及其他有關天文的事情，因爲中國曆法不很正確。欽天監正是隸屬於禮部的機關。

王忠銘尚書到了韶州後，郭居靜神父立刻前往拜訪。王尚書問利瑪竇神父現在何處；知道了是在江西南昌，感到非常高興，說到南昌時要去看他。郭神父提出隨王尚書赴江西之願望，爲在那裡討論這些事情；王尚書表示同意。郭神父便把龍華民神父及黃明沙修士留在韶州，自己伴同羅如望神父（*Giovanni di Roccia*），急忙乘船連夜趕到江西，路上未能再與王忠銘會面。這也是故意的，因爲兩位神父比王尚書早到兩天，乃有時間先討論怎樣並由誰擔任這項任務，如果王尚書答應帶他們北上。

王忠銘帶着家眷到了南昌後，利瑪竇與郭居靜二神父同往拜訪，送了一些歐洲產的禮物。王忠銘最喜愛的是一塊三稜鏡，在韶州時他已見過，認爲是一種極爲貴重的寶石。王尚書當時非常高興，因爲皇帝給他恢復了舊職，又認爲一定有希望升爲北京的禮部尚書，甚而希望將來能當上閣

老，所以招待利瑪竇時很是熱情。談到帶利瑪竇赴南京，及給皇帝進貢的事，他想先看一眼聖像及時鐘。看了之後非常滿意，何況利神父又事前聲明，除了請他幫忙之外，不要他別的東西，一切費用都將由利瑪竇自己負擔。

王尚書爲了他與利神父的友誼，也爲了他收到的貴重禮物，不只答應帶利神父去南京，還要帶他去北京；因爲王尚書到南京一個月後，便須啓程赴北京，爲給皇帝祝壽。皇帝的壽辰是陰曆八月十七日，即是陽曆的九月。他認爲在皇帝誕辰獻上中國從來沒有見過，中國人見了都喜愛的禮物，是個很好的時機。

利瑪竇看到這是天主賞的大好機會，決定帶郭居靜神父前往，希望會有幫助；羅如望與蘇如望（Soerio）二神父留在江西。

事情既已決定，立刻租了一條好船，與郭神父，鍾鳴仁修士，及尚未入耶穌會的游文輝，和其他僕人，一起啓程。利瑪竇離南昌時，沒有向朋友們告別，因爲沒有時間；也沒有向地方官員告別，怕受他們阻擾。但他這次與大官旅行，提高了全中國各地教會的聲望；不只南昌的教堂非常安全，沒有人敢講神父們的事，連韶州也得到了保障，這在後來我們將會看到。

利神父等是在一五九八年聖洗者若翰占禮第二天離開的南昌。

從南昌到南京，路程相當近。在路上，神父們又給尚書，他的兒子們及隨從們都送了禮物，更加深了友誼。神父們特別與王尚書之妻子的一個弟兄拉上了交情；他姓周，王尚書本人無論有

什麼事都問他的主意；他相當富有，很有教養，一直到死，常給神父們幫忙。

神父們整天在王尚書的船上，討論怎樣進行獻貢的事。某天王尚書說，那兩座時鐘只獻給皇帝一座就夠了，另一座可以送給皇宮裡肯幫助神父們進見皇帝的太監。利瑪竇便說，這鐘什麼人也不能給，只能送給王尚書，請他大力支持進貢的事。王尚書非常感動；神父們立即把鐘送給他，爲讓他慢慢學習怎樣使用，怎樣保養。

到了南京之後，發現南京城裡人心惶惶。因爲那時日本正在攻打高麗，中國派兵支援高麗，國庫支出龐大，而且阻止日本之攻勢的希望又很小。那時日本若直接派兵攻打中國本土，中國一定須將高麗戰場上的大批軍隊撤回，而且保衛本土也不很容易。

在這種威脅之下，南京沒有人敢收留神父們，他們只好留在河邊的船上；那時天氣又熱，船隻又小，住在上面既不舒服，又不方便。南京的人不敢收留神父，是因爲朝廷出了多次上諭，不許旅店收容衣著和面孔可疑的人；前不幾天就曾捉到日本間諜，他們是來探看中國的情勢。王尚書也不願出面幫忙，而且開始怕與神父們來往，會惹上什麼麻煩。

只有利瑪竇一人經常進城，與王尚書連絡，都是乘轎偷偷前往，但仍未能逃過總督的耳目。當時在南京掌管軍權的總督是豐城侯（譯者按：此人名李環）；據他幾年後親口向利神父說的，他曾派人監視。因爲探子回報說利神父是去王尚書公館，便未敢逮捕，認爲不會是有問題的人物。

王尚書的朋友們建議，先從南京給皇帝上一奏章，說明進貢之事，奏章由通政司轉呈，因為這是他的職務。利神父請一位精通此事的大文人寫好了奏章，花了八個銀幣；這位文人原想索取更高的酬勞，中國人的文章真是昂貴。但是這條路未能走通，因為通政司雖然是王忠銘的好朋友，仍不願管外國人的事；他提出的藉口，是王尚書不久就要赴北京，帶神父到那裡再上奏章比較方便。因此神父們的事又落到了王尚書的肩上了。

第二章 首次北上

王尚書看到神父們進貢的事在南京無法進行，又不能袖手不管，因為他已收了神父們許多禮物，便決定帶神父們去北京，希望通過與他有交情的太監，使神父們能接近皇帝，並呈上貢物。王忠銘代表南京的六位尚書到北京給皇帝祝壽須走旱路，他的行李及禮物則由兩個僕人從水路運送。他建議神父們充當他的家人，隨他的行李由水路北上。他們乘的船叫「馬船」，因為非常輕快。爲了旅途舒適，他們在那船上租了一個相當大的房間，足夠神父與王尚書的兩個僕人一起住用。

在神父們所帶的東西中，有一張相當大的地圖，即「山海輿地全圖」，上面註有中文解釋。